

草木与铁树

【人间草木】

□王方晨

“千年铁树要开花,万年哑巴要说话。”因为小学课本,这两句话的意思,是从小种入我心里的,但我所理解的“铁树”,并非苏铁,而一直就是坚硬的钢铁之树。

“铁树开花”,怎一个“难”字了得!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事实上,1990年5月,我从一块草木丰茂的土地,初次来到一个遍地铁树的地方。大地之上,触目所及,是一棵一棵没有生命的钢铁之树。在动力的作用下,这样的一棵棵铁树,日复一日地向着大地,向着大海,向着远方,持续做着匀速的叩头礼。

活了大半生,我已见惯钢铁水泥沙石组成的森林,这就是我们居住的高层或低层的各种建筑。它们给我们遮风挡雨,带来温暖和安全。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,在这些森林里得到保证,并得以继续。但是,在心里,我仍旧执拗地认为,大地上应该生长的是庄稼,是草木、花卉。它们向着天空伸展枝干和绿叶,向着仁慈的泥土延伸根系。它们是一些活着的生命。我曾经多么熟悉它们。

我的祖辈都是本分的农民。他们在大地上播下种子,收获粮食和蔬菜。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,是对人间不劳而获者的痛斥和嘲讽。而我从小就认得小麦、大麦、玉米、黄豆、高粱、水稻、芝麻、地瓜、萝卜、豆角、茄子、韭菜、西红柿。连黍子、稷子、苤蓝我都认识。我还认识那些野菜和野草。

那些野菜,不必多说。荠菜、苦苦菜、灰灰菜、银凤菜、马齿苋、涩拉子棵,都是可食的。遗憾的是麦地里的播娘蒿,我们那儿叫做“米绵棵”,我们从来只剜来喂羊,没想到也是可食的美味。至于王不留行,也是后来才知可食,又叫面条菜,但不常见,倒无所谓遗憾。

马唐草则是大地上最常见的牲畜最爱吃的一种野草,微甜。其他还有节节草、茅草、菖蒲秧、稗子草、莎草、小蘋、泽漆、苍耳、蒺藜,以及跟马唐草相似的狗牙根。一种根扎得很深的野草,很不容易拔出来。在师范学校上生物课,老师说叫“扽倒驴”。

当然还有更高大的植物,那就是树木。故乡常见的榆树、杨树、柳树、桑树、槐树、棗子树、香椿,都是真正的树。榆树奉献榆钱,杨树奉献杨穗,柳树奉献柳芽,桑树奉献桑葚,洋槐奉献槐花,国槐奉献槐豆子,香椿奉献香椿芽,都可食。另外就是果树了。

在我们村庄的土地上,可以找到梨树、棠梨、林檎、沙果、大枣、软枣。当年,我们大队有个很大的苹果园,我父亲专为苹果园诌了首打油诗:“早起东南望,望见林业方。良田三百亩,变成北大荒。”借以表达对大队的苹果园历年来出产有限的不满。我现在才意识到这是父亲脑筋跟不上时代。可能在传统农民的思想里,生产粮食才是正道。苹果园

的存在,却为广大穷困的“社员们”提供了苹果的美味。虽然每年每家分到的苹果之少可以按个儿数,但毕竟让我这样做的小“社员”得以体验好吃可以到达什么境界。

神圣的大地呀,你向人类奉献了多少美好的滋味啊!

在苹果园的旁边,还可以看到几株凌寒不凋的柏树。

有柏树就会有坟地。我家的祖坟地就在苹果园的一旁。现在苹果园已不在,重又变回了良田,我家祖坟地也被邻村的农民耕种。

为保住坟地的使用权,我的家族已跟土地的主人商定,每年缴纳租金。而我早就有了打算,自己死后不入祖坟。已经半真半假地嘱咐了儿子,等我化了灰,随便往山野里、大海上或者哪道小河沟一撒了事。

这个世界上,除了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,我并不想留下任何痕迹。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,甚至这些文字,对我自己来说,也终究是可有可无,没什么稀罕。

常言道,入土为安。但我不信。天葬、水葬、火葬、冰葬,世上的丧葬方式不一而足,不土葬真就不安了吗?别说我不信,鬼都不信。我自知这身臭皮囊并没有优于别人之处,不然,我情愿向社会无偿捐献遗体。

尽管如此,我仍然深深怀念着大地上蓬勃生长的这一切,就像我本人就是那样的一棵庄稼,一棵草,一棵树。我看我自己,有枝叶,有根须,有花朵和果实,有色泽和气孔,有挺拔也有曲折。我的根须正被温柔的泥土保护着,一边在幽暗的地下安静地吸取着水分和营养,一边完成着泥土中唯我可知的神秘快乐的奇遇。

在我看来,草木在大地上生长,天经地义,再没有比这个更能体现天地公正的法则。然而,土地被占据的故事不断在身边发生,那些钢铁水泥沙石组成的森林还在无边蔓延。

我向来是喜爱提出疑问的。钢铁水泥沙石的森林,难道就一定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么?所以,我认为自己在长期的写作中,其实就是在探讨人和大地的关系,从而揭示人类如何在大地上生长。

铁树占据了大地,人类去往何方?面对这种现实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反应,每个人也都会提供一种或几种可能。可能不见得就是最好的结局,而我最期望的,就是现实引起人们对人和大地的关系予以认真思考。只有认真思考,人类的活动才有可能逐渐合乎自然法则,从而取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。

我尚未自信到相信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。我只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,那就是站在庄稼、野草、野菜、花卉、树木这些植物一方的立场,甚至把自己视为草木。它们多么美,且多么有用!

草木来自广阔的大地,我其实是在爱着你这来自泥土的执拗。



【城市地理】

匡源:执掌泺源书院十七年

□杨曙明

在泺源书院168年的历史上,共有40人担任过“院长”,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匡源,时间长达17年之久,并最终病逝在任上。

匡源(1815—1881),字本如,号鹤泉,山东胶州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幼年聪慧好学,且才思敏捷,年仅13岁就成为秀才,24岁乡试考中举人,25岁会试金榜题名,随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又因为其博学多识和儒雅举止,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器重,不久更上一层楼,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。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),28岁的匡源,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,受钦命出任江西、山西的乡试主考官。匡源殚精竭虑,不负众望,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,由此更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赏识和信任,进而指派他为皇子讲经,由此成为“帝师”。咸丰元年(1851),皇子登基成了咸丰皇帝。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七年,六年间匡源官运亨通,可见咸丰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。当咸丰皇帝仓惶出逃热河时,匡源“不及归第便驰骑以从”,与那些争相出逃的王公大臣形成鲜明对比。其耿耿忠心和才干、胆识,让咸丰皇帝对他更加信任和依赖,赏戴花翎,委以重任,并在病危时,让其位居顾命八大臣之列。

政治斗争你死我活,匡源在旋涡中不失大体,保持臣节。咸丰皇帝死后,慈禧太后企图篡权以垂帘听政。阴谋成功后,她本想以“力主北狩,致先帝归天”的理由处死匡源这个“帝党”骨干,但匡源力辩道:“臣原本不赞成北狩之议,力谏固守,(但)帝身已起,臣犹伏御榻力争。”匡源言之凿凿,有礼有利有节,最终迫使慈禧收回成命,但仍以“凶焰方张,彼亦难与争辩”为由,将匡源免罪罢官。

匡源为官二十多年,十年辉煌后死里逃生,见东山再起已不可能,只好打算返回故里“独善其身”去了。可是,他为官清廉不治家产,离京前府邸又遭抢劫,即便是变卖了所有家产,也未能凑够返乡路费。当他走到济南时,已是身无分文,幸而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是其门生,听到老师来到济南,立马郊迎盛情,并顺势聘请匡源为“泺源书院”“院长”。匡源欣然从命,时间是同治四年(1865)春。

创办于雍正十一年(1733)的泺源书院,是由趵突泉畔的历山书院迁址更名而来,当时可谓山东之最高学府。匡源到任之后,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,迅疾为书院延揽了多位名儒硕士前来助教,其本人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之中。

他丰富的从政经历,渊博的文化知识,严谨的治学精神,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,很快就赢得了学子们的拥戴。他还根据受业者的水平高低、天赋条件和闻道先后,予以分类施教,力求使更多的学子成为栋梁之才。为了激发学子们的学习热情,他还选辑编印了多册学子作文,当作范文供学子们学习。

同治六年(1867)五月,匡源编辑

刻印了《泺源书院课艺初编》《泺源书院课艺二编》,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和匡源分别为之作序。匡源在序中这样写道:“泺源书院为山左教育人才之地……余自己丑春来主讲席,为诸生严立课程。越二载,得文若干篇……其编次以岁分先后,而以经、古、杂体附之。又取条规冠其端,使诸生知本末相资,文行不可偏废,勉为有体有用之学焉。”

同治八年(1869)十二月,匡源编辑刻印了《泺源书院课艺三编》,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和匡源分别为之作序。匡源在序中这样写道:“余囊有《泺源书院课艺初、二》两编之刻,一时学者争先睹之为快,翕然成风,几于家置一集。监院李君石瑚,复请再选续编,为诸生观摩之助。余惟制义代圣贤立言,以理法为最要。理法不明,虽才气纵横,词华富丽,无足尚也。比年以来,与诸生谆谆商榷者,首在于此。而力学之士多能循规蹈矩,端其趋向,文律渐清,文气亦渐几于厚。”

光绪六年(1880)九月,匡源编辑刻印了《小题新编初刻》,选文五十余篇,并为之作序:“吾故与之言信,乃取近人名作,细加评阅,共得文五十余首,因颜之曰‘小题新编’。夫所谓‘新’者,非惟句雕金玉,韵叶宫商之谓(即选文体裁、题材、出处、理论、行文等),谓其理新、意新、笔新、局新,令阅者一览其文,耳目为之一新焉。”

在泺源书院的大事记中,与匡源有关的事情还有下列记载:

同治十年(1871),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,饬有司于泺源书院东偏建仓颉祠,并迎仓颉像祀之。事竣,嘱匡源“为文以记其事”。匡源遂于当年七月初八撰写了《泺源书院新建仓颉祠记》,并刊石以立。

光绪七年(1881),匡源病逝于泺源书院,时年66岁。

光绪九年(1883),朱学笃续辑匡源编辑而未完成的《小题新编续刻》,共得文六十余篇。

匡源主持泺源书院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,从学弟子多达三千之众,其中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并金榜题名者有四百余人,闻名于世者百余人,如:状元曹鸿勋、尚书张应麟、国子监祭酒王懿荣、著名史学家柯劭忞等。

学识渊博者尤善著书立说,匡源也是如此,其主要著述有《珠云仙馆诗文钞》《名山卧游路》《奏议存稿》《画学先资》《历代文选》《历代诗抄》《唐宋元明绝句选》等。匡源的书法也很出色,以笔力雄健,刚中见柔而备受世人称道。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以奏章为多,主要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档案馆中,具有较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。

遗憾的是,在匡源传世的作品中,至今尚未发现有关济南山水胜景的记载。或许是散佚,也或许是他在不善游山玩水,而没有创作相关的诗词歌赋。

此外,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同治八年(1869),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了“尚志书院”,特意聘请匡源担任首任院长。硕学鸿儒,众望所归,身兼两院院长,这在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历史上,独一无二,惟匡源如此。